

周立民兄打算重版《随想录绘本》，征询我的意见。我自然没有异议，怎么会有异议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有异议的。只是乍一听有点恍惚，当初做这本书似乎还是近在眼前的事，缘起、过程的种种细节新鲜如昨日，怎么就要重版了呢？翻翻版权页，居然十多年已经悄悄溜过去了。

《随想录绘本》面世之初，我曾接受采访，有一个问题是：做这个绘本是否受到几米的影响？那时几米绘本《森林唱游》《向左走，向右走》等登陆不久，绘本被很多人视作新鲜事物，一下子大热，圈得粉丝无数。

绘本能算新事物吗？当然不算。绘本非但不是新事物，还是“老古董”。明代，雕版术成熟，套印术出现，多色彩印成为现实，插图时兴了，不在童书、小说书、戏曲唱本，甚至方志、地理等书籍里加些插图，明人会找痒。绘本也出现了，有叙事的故事书，还有诗配图或纯图画的话谱、笺谱，名画家参与其中，画工、雕工、印工都达到很高水准。明时领先于世界的绘本，可谓精彩纷呈。

在我们的生活中，绘本一直没有缺席。曾经遍布城乡的黑白线描连环画不就是绘本吗？从《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到《封神演义》《济公》，到《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艳阳天》……数都数不过来啊。乒乓球因其普及而被称为国球，其实乒乓球的普及程度哪里及得上连环画呢？可以说，在我国，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是借了连环画的东风而得以广泛传播的。因读了连环画而吊起了兴致，再去读原著的人，数量很不少。而对



名著的了解一辈子停留在连环画上的人，假如统计一下，其数量恐怕也会很惊人。我有时候想，连环画倒是应该被称为“国画”的。受限于经济水平和印刷水平，以前彩绘本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上半叶，我还是一名学龄前儿童，最让我开心的礼物不是玩具而是彩绘本。彩绘本带给我很多惊喜和乐趣。本土的《大闹天宫》《聊斋》之类自不必说，引进版的异样画风、出奇画面尤其令我过目难忘，如安徒生童话绘本《笨汉汉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王长着长长的

驴子耳朵》……至今历历在目，想忘也忘不了。绘本滋养了我，对于我，它是“润物细无声”的。“绘本”在书籍大家庭里自有它的独特功能，它的创作自成规律，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有图就可称“绘本”，是很误人的。唯有了解了，才会去研究，研究之后，才可能去拓展。海外对叙事绘本有相当成熟的总结和研究。那些宝贵经验我们也不是没有，只是散落各处，需要睁大眼睛去关注，去探索研究。好绘本让人难忘，好诗也让人难忘。唐人杜牧写过一句“十年

一觉扬州梦”，自此之后，动动笔头的人似乎都喜欢随手来一句“十年一梦”。用语虽然相同，但各人笔下的梦却是有轻重之分、云泥之别的。《十年一梦》是巴老《随想录》中的一篇。我读《随想录》，读时不断走神。不是书不抓人，而是太抓人。读着读着我就从《随想录》里跳回到十年现实中去，随即又从十年现实跳进讲真话、诉肺腑、滚烫的《随想录》里去。如此这般，进进出出，出出进进，一次次叫我这个不轻易泪下的人鼻酸眼热。

从《随想录》里，“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随想录》）。这不仅是巴老“感受最深的事情”，也是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不能忘记的事情，无法忘记的事情。从《随想录》里，我看到生命开花，是顽强的生命之花。

写《随想录》时，巴老已入老境，疾病缠身。病中老人花费足足 8 年时间艰难写成的《随想录》，煌煌 40 万字。写得太不容易，通读也不容易。在贪图快捷、贪图轻松的当下，想生出一个通读的念头，也大不易。

何不借用绘本的好处呢？精选警句配图，以图为阅读前之“诱饵”，阅读时之助兴。《随想录绘本》由此而来。当然，这个读起来不免沉重的绘本，与叙述好玩故事的常见绘本很不相同，也与常见的小清新、小忧伤的绘本很不相同。它是现实版的荒诞，现实版的魔幻，现实版的真实。

我一直忘不了初次拜访巴老的情景：小林开启了武康路的门，我随她进去，尚未进楼，通过门洞，看见巴老已坐在他的 小写字台前。逆光，巴老已然全白的头发变透明了，成了一圈银白的光芒。永远定格了，这个富于象征性的画面。

把《随想录》做成绘本，或许能让《随想录》原著多一些读者，或许会让一些读者读后萌生去读一读原著的愿望。所以，尽管作于十多年前的《随想录绘本》有许多不足、许多遗憾，能再版，我还是很高兴，很欣慰。新版没有用初版的线装本样式，这样印数可以多一些，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读者看到它，读读它。

## 他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罗银胜

研究中国现代会计史，有一个名字值得永远铭记，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是他，以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拓展，为中国的现代会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现代会计的魅力。作为中国学术界、会计界一代耆宿，潘序伦先生的生平事迹波澜壮阔，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名字将与立信会计事业一起载入中国会计发展史册和现代教育史册。

为纪念潘序伦先生 125 周年诞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成立 90 周年、立信会计出版社成立 75 周年，我撰写的《潘序伦传》获选列入 2017 年度上海市重点图书，已由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

1919 年潘序伦破格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 1921 年提前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个人之一。

1924 年秋，潘序伦回到祖国，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校任教，致力于引进并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与技术。由此开始，潘先生一直从事会计事业，达 60 多个春秋，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学界的泰斗。

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用毛笔书写的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已不适应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会计革新在当时已势在必行，潘序伦先生决意推进这一工作。他在 1927 年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后借用《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其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公正服务、建立信用为宗旨。他在业务活动中特别注重信誉和公道，再加上他学兼中西，因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在社会上确立起良好的声誉，承接的各类业务量大增。自 1939 年始，潘序伦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地设立了分所。

潘序伦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要革新会计制度，非训练专业会计人员不可。为此，他一面创立会计学校，一面印行《立信会计丛书》，把培养会计专业人才、开展会计师业务、编辑会计著作教材三者融合起来，为以后形成学校、事务所、出版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立信会计教育事业，是从潘序伦 1928 年在事务所内开办簿记训练班开始的。后来训练班正式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校址设在上海市河南路吉祥里。由于教学认真，讲究实效，注重实用，适应了社会需

求，学校招收人数逐年增加，班级与学科不断扩大。为满足外埠青年学习会计的强烈愿望，潘序伦又创办了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函授学员很快遍布全国，远至港澳及南洋一带。同时，北京、天津、广州、南京、重庆、兰州等不少省市及香港地区，经潘序伦的全力支持，先后办起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扩大了培养会计人才的基地和立信对全社会的辐射力。

1937 年，潘序伦与事务所同仁决意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培养既精通业务又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成立，使潘序伦创建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形成了包括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及后来成立的立信会计高级职业学校在内的兼备大专、中专、职业补习教育在内的完整体系，并对提高立信会计事业的整体层次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成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之初，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潘序伦组织事务所里有学识和经验的同仁编写了《立信会计丛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重庆期间，潘序伦在担任学校董事的王云五的支持下，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版权和纸型，

与生活书店合资，于 1941 年 6 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潘序伦出任社长。图书用品社继续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并编过一套包括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内容的《立信会计丛书》，以及会计账簿表格单据等。至此，潘序伦精心筹划、全力开拓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各级各类学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新格局正式形成了。

经过 60 多年的风雨历程，凭着潘序伦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敬业精神和立信同仁的齐心协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外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和广泛的业务联系，立信会计各级各类学校先后共培养了 10 多万会计人才，其中有不少校友卓有建树，被公认为会计专业方面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经潘序伦主持编辑的《立信会计丛书》，先后出版专著、教材 300 多种，累计印刷发行 800 多万册，其中有多种被列入当时颇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

潘序伦一生著作逾千万字，专著（包括译著）30 多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代表作有《公司理财》《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会计名词汇译》《基本会计学》等。其中，有的著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当年潘序伦先生创办立信会计事业，其倡导的诚信为本的文化理念，既是会计行业的核心道德理念和职业准绳，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发扬。